

西雅圖的醜小鴨：瓦斯廠公園的逆轉美學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不久前，我造訪了西雅圖的瓦斯廠公園（Gas Works Park），那日我在坡地拾步而下，忽覺自己彷彿走進了一場關於「逆轉」的寓言。眼前那些老舊的機具、龐大的儲氣塔、交錯的管線，本應是城市景觀中最不討人喜歡的廢物，但在此刻卻發出奇異的光彩，荒廢不再等於醜陋，鋼鐵不再等於冷酷。相反，這公園見證了化腐朽為神奇，化污染為詩意，化沉重為輕盈是可能的。那瞬間，我深深被震撼，原來，美是可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冒起。

瓦斯廠公園的前身是一座建於二十世紀初的煤氣化工廠，由西雅圖煤氣燈公司自1906年起運作，長達半世紀。當年，煤炭是主要的能源，然而，隨著其他比較環保或者更有效率的電能崛起，這座巨大的設施終於在1956年熄滅了最後的火焰。工廠的一生宛如一條被時代淘汰的鐵獸，留下一地污染、一片廢墟，以及凝固在鋼筋深處的沈重記憶。

1962年，西雅圖市政府買下這片受污染的工業用地，原本的打算不過是改造為普通公園。然而，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景觀建築師李察·哈格（Richard Haag）的構思，他沒有選擇把所有舊建物拆除殆盡，而是以極大的前瞻與勇氣，提出了一個幾乎瘋狂的構想：保留所有主要工業結構，讓廢墟成為新的景點核心。他更率先嘗試以生物復育的方式淨化受污染的土地，使原本充滿毒性的泥土重新呼吸。這是一場從地底開始的療癒，也是一場美學革命、華麗轉身！

這種翻轉蘊含著深刻的美學意義，並與數種美學理論緊密呼應。傳統美學中的「崇高」或者「壯麗」（Sublime），常指大自然的壯闊，例如高山、暴風、汪洋，那些讓人心生敬畏、無法完全掌控的巨大力量。然而



，進入工業時代之後，有些思想家開始意識到：工業建築物本身也可能是一種新的崇高。瓦斯廠公園的鋼鐵巨塔、粗獷焊痕、蜿蜒管線，雖已停止運作，卻仍保留著一種震懾人心的存在感。它們不再是功能性的機器，而是時間的雕塑、歷史的骸骨、文明的證據。站在那些龐大結構前，人的身影顯得渺小，卻又因其高度與重量而心生敬畏。這種感覺是工業版本的崇高，它讓我們察覺人類的能量，也提醒我們文明的代價。哈格保留了工業遺骸的原貌，使鋼鐵以其剛硬之姿直接對話天空、湖水與陽光。於是，這些原本象徵污染與吵雜的機具，竟在陽光下呈現出雕塑般的優雅。

還有，「廢墟美學」自古以來便在東西方文化中反覆出現，古希臘神廟的殘柱、羅馬鬥獸場的斷牆、中國古城的破瓦，無不訴說著歷史的哀愁與時間的流逝，但同時也讓人感受到歷史的延續性。在廢墟前，人們會想像到，曾幾何時，眼前的頹垣敗瓦曾經是輝煌的景象、文明的巔峰，然而，人世間沒有東西是永恆的！瓦斯廠公園雖非古代遺跡，但它承載著二十世紀城市工業的故事，眼前的鐵鏽是時間的筆觸；管線是文明的血管；破損與裂痕是歷史的紋理。人生就是充滿吊詭，正因為它破碎，所以它更真實；正因為它殘缺，所以它更美麗。

瓦斯廠公園之所以動人，並不單單是因為呈現了「工業版本的壯麗」和「廢墟美學」，而是它還代表了「環境復育」的力量。環境美學強調：療癒本身就是一種表現生命力的美。這片土地曾受污染、被棄置，然而，哈格讓土壤重新恢復生命力，讓植物進駐，配合了爛銅爛鐵，重新塑造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地貌，今日的公園是一場成功的復育示範。



的哲學：世界上沒有絕對的醜，也沒有永遠的美，事物的性質並非由一時的外表決定，而是視乎我們是否願意重新建構自己的概念。我們若急於「蓋棺定論」，便可能錯失生命中



離開瓦斯廠公園時，我回望那片金屬與草地交纏的景色，心中浮現一個熟悉的安徒生寓言：醜小鴨變成白天鵝。那隻看似醜陋的「小鴨」，只是被誤解，被忽略。瓦斯廠公園蘊藏著一種深刻的

最驚人的逆轉。正如那鋼鐵廢墟，曾被視為城市的毒瘤，如今卻成為城市的明珠。美，有時就躲在我們最不願意多看一眼的地方。

瓦斯廠公園給予我們這個發人深省的啟示：給時間一個機會，給世界一個機會，也給自己一個機會。

2025年11月14日

〈西雅圖的醜小鴨：瓦斯廠公園的逆轉美學〉

原載於南加州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